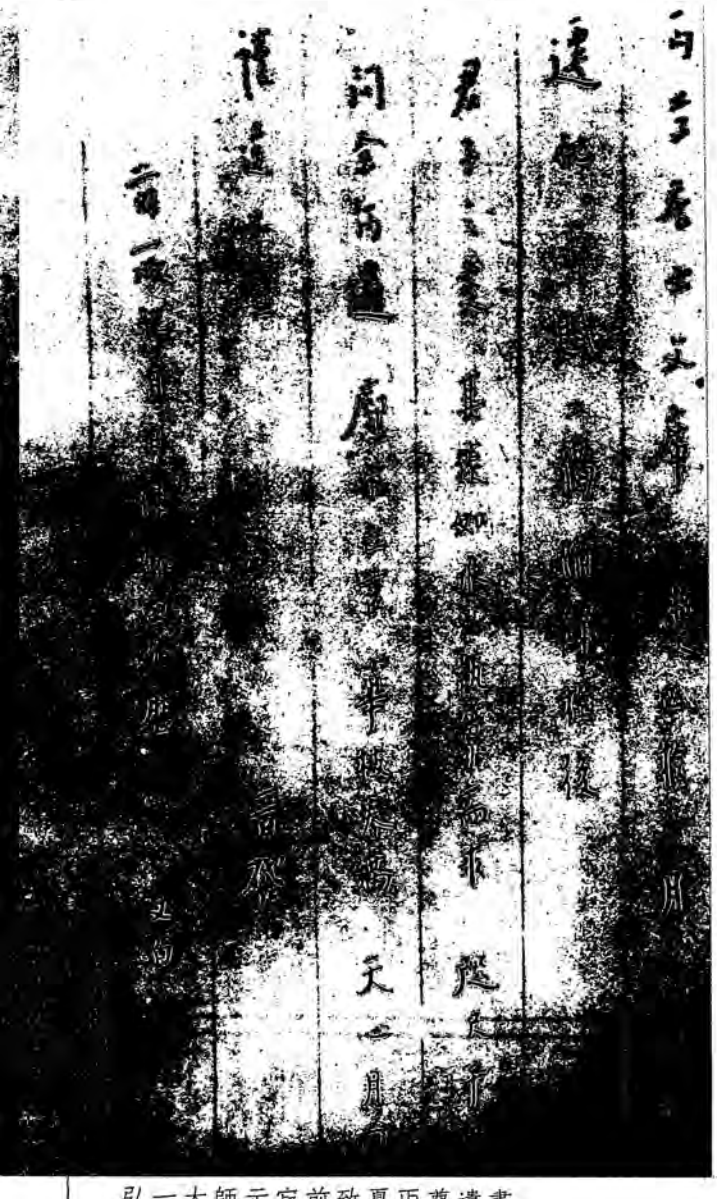
弘一大師病老生西考述

秦啓明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正在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終老的弘一大師，由於患病躺倒在床。儘管業已斷食一周，病體十分虛弱，他仍然拒絕醫藥，謝絕探望，一心誦念「南無阿彌陀佛」祈求往生。及晚，他又書寫字條交付隨侍之妙蓮法師，宣佈「所有一切，均待明天裁定。」❶第二天，臨終前，將給夏丏尊預立之〈遺書〉交妙蓮法師委託性常法師代寄上海開明書店。（函內日期係由別人代填。）內云：



弘一大師示寂前致夏丏尊遺書

十月三十一日，夏丏尊在滬收到此〈遺書〉，反復展讀，還是疑惑不解。一是五天前，他剛收到大師十月一日寄自溫陵的信，說明本人「將於雙十節後，即閉關著書，辭謝通訊晤談等事，以後於尊處亦未能通信」❸；二是〈遺書〉通篇「筆勢挺拔，偈語雋美」❹，章印位置相宜，令人很難相信出自臨終者手筆。直到檢閱信中附件，讀完性常法師所寫報喪信，再看泉州報紙所載〈弘一法師的示寂臨終經過〉，夏丏尊終於無法否認「方外摯友弘一法師」已於十月十三日在泉州溫陵養老院圓寂，所收〈遺書〉原來正是亡友履行前約。

一九二九年十月，大師應約移居上虞白馬湖晚晴山房，會同當年浙一師友生共度五十壽辰。一天，夏丏尊在晤談時曾向大師戲問：「萬一你有不諱，有關出家人之臨終、入龕、荼毗諸事，我可是完全外行，到時該怎麼辦？」大師坦然笑答：「我已寫好了一封遺書在這裏，到必要時會交給你。如果你在別地，我會囑你家裏發電報叫你回來。你看了遺書，一切照辦就是了！」❺

查閱一九四一年二月澳門《覺音》雜誌所編印之〈弘一法師六十壽辰紀念專刊〉，夏丏尊之說不難找到旁證和補充。根據李芳遠在〈送別晚晴老人〉一文所說，原來早在一九四〇年秋，大師就曾爲其書贈〈遺偈〉。內云：「問余何適？廓爾亡言；華枝春滿，天心月圓——晚晴老人遺偈。」❻

由上可知，夏丏尊關於大師「預立遺書」之說，眞實不虛。其中第二首〈辭世偈〉，即成於謝世前二年，遠非臨終之際撰寫之「急就章」。讀罷上述材料，令人不禁疑竇頓生：

弘一大師是否臨終便一病不起？生前是否極少生病？有否預立過其他遺囑？他是如何在溫陵養老院命終生西的？……

不難理解，上述一連串疑問，皆由臨終遺書引發而生，都關係到大師之歸信、臥病、終老、命終、生西等許多問題，必須查閱有關材料，分列專題加以考查。由於涉及面廣，資料難覓，因而在「弘學」研究中，尚屬「空白」。

一九九二年十月，正值弘一大師圓寂五十周年。筆者謹以此爲文，對大師聊表崇敬之情，粗疏不當，有待方家指教。

一

按照常規，一般人往往認爲，弘一大師出身名門，幼承庭訓；成年後東渡日本留學，接受西方文明影響；回國後推行藝術教育，提倡身教重於言教，從中養成了良好的生活習慣：早睡早起，冷水摩身，因而體態清癯，精力凝煉，「極少生病」。❼

其實這一說法很不全面，所反映的只是在浙一師任教初期。它既不能代表大師出家前，更不能代表大師出家後。事實上，大師出家前即伏有病根；出家後，他患有多種疾病。概括起來，主要病狀有：

㈠神經衰弱症：起自「弱冠之歲」❽，很難根治。出家前，他便根據日本雜誌所云「斷食更新身心說」，曾去杭州虎跑寺作斷食試驗三週，一度有所緩解。出家後亦不時復發。至一九二九年首遊南閩時日益增劇。先是泉州承天寺附近有數百兵士「練習放槍、體操、唱歌，並學吹喇叭」，騷擾寺院，晝夜不寧。返回溫州時，又與二百兵士同乘一封艙船而歸，途中備受「種種逼迫，種種汚穢。」重居慶福寺，在關房「窗前二丈之外」，又有衆兵士每天「放槍喧嘩」。此「生平所未經歷」

之逆惱境，導致「腦神經重傷」。❾

㈡手足麻木症：起因於工楷寫經與刺血寫經。先是工楷寫經，因用力過度，腕力受傷。爲表「重法輕身」，連著又刺血寫經。按照常例，須刺舌、指、臂、胸部之血，且須隨刺隨書，否則色味有變。因多年「學頭陀苦行」❿，體內長期缺少營養，今又刺血寫經，以至身體不支，最終由於「血耗神衰」而致「心力受傷」⓫。至一九二四年，漸由「血虧之症」發展成四肢麻木，神昏眼花，夏畏炎暑，冬不耐寒。如同年十二月十六日〈致李聖章信〉中所說：「今歲初夏大病以來，血虧之症較前彌劇，在華氏寒暑表五十度以下即寒不可耐。」⓬（「刺血寫經」，古來大德不在少數，工楷寫字，更是文人、書家之常事，未必皆患「手足麻木」之症，故不可斷然謂弘一大師之症狀乃由此而起也。又據隨侍弘一大師多年之妙蓮老法師表示，大師晚年並無「神經衰弱」、「手足麻木」等症。——編者謹誌。）

㈢肺結核症：起因於咳嗽不癒。一九二四年五月，大師閉關衢州蓮花寺治律。因去城內新建普利道場隨喜念佛，曾小住數日。由於「居室不潔，感受潮濕」而「發寒熱」，以致併發咳嗽症，歷時三月未癒，致轉成頑固之慢性病，經常復發。如一九二九年四月，自廈門返回溫州慶福寺，由於旅途辛勞，咳嗽症復發。由於屢發不治，發展成肺結核症。至一九四〇年春閉關永春普濟寺，曾因肺病發作不能食飯麵，每天早午二餐只能改食粥；又因「不能早起床」且「手足無力」，故要求寺方早粥遲送一小時，午前增送開水一次。彼時大師曾就此致書性常法師云：「余近來身體精神日益衰弱，肺病也頗有進展，且俟病勢稍重即可斷絕食物。想不久即可生西。」⓭

由於上述諸病未能根治，經常復發，以致歷受病纏之苦，不得不多次放棄原訂計畫，從而影響他出家後弘法著述大業。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大師曾將近年所作疏銘傳記十四文，整理成集，取名《晚晴剩語》，用小楷工書贈予李聖章。不料「血虧之症」日劇，遭致手指麻木而幾次被迫停筆。當月，大師曾就此致書李聖章云：「俟此次撰述事訖」，「爾後將捐棄舊業，無再浪費精神。」「一意念佛，不復爲勞心之業也。」⓮

一九二九年秋，大師應劉質平之請，準備創作歌曲五十首，以供「高中、專科」學校教學之用。並爲此收集了「輪唱歌曲」等有關材料。翌年在溫州慶福寺動筆時，奈因「老病纏綿，身心衰弱，手顫眼花，臂痛不易舉，日恆思眠，有如八、九十老翁。」以致反復思維「不能成一首」。萬不得已，向劉質平寫信致歉：「年老力衰，屢爲食言。」⓯

一九三一年十月，大師應性願法師之約，準備三下南閩繼續弘法。正要啓程動身時，體力不濟，自行中止；並就此向性願法師致函陳明：因「今歲疾病類作，至今仍未復元，擬即在金仙寺過冬。俟明年覓得伴侶，再當偕來閩南親近法座也。」⓰翌年秋，正當他準備應約再次南行時，又因突患痢疾「至今未癒」而「須延期」。⓱

二

但凡出家僧尼，無論是專修某一教宗或是兼修某二教宗，都把了脫生死、往生極樂作爲盡此形壽的修持目標。弘一大師亦不例外。早在出家初期，他便依照明代蕅益大師之古訓：「一心念佛者，必爲止惡防非而精進

於律學；精進律學者之決定往生，亦必須以一心念佛爲事。」從而在深研律學的同時，確立了畢生修持的方向：一心念佛，勤誦《華嚴》，歸心淨土，往生極樂。

一九二〇年夏，大師去新城貝山閉關念佛。行前曾作〈書南無阿彌陀佛洪名題記〉云：「明蕅益大師云：念佛工夫，只貴眞實信心。第一要信我是未成之佛，彌陀是已成之佛，其體無二。次信娑婆的是苦，安養的可歸，歷然欣厭。次信現前一舉一動，皆可迴向西方。」一九二〇年暮春，《印光法師文鈔》在滬鐫版，弘一大師應囑撰寫〈題贊〉云：「是阿伽陀，以療羣疾。契理契機，十方宏覆。普願見聞，歡喜信受。聯華萼於西池，等無量之光壽。」一九二三年，杭州西泠華嚴塔落成，他應請作〈題偈〉云：「十大願王，導歸極樂。華嚴一經，是爲關鍵。大士寫經，良士刻石。起窣堵波，教法生辟。深心隨喜，功德難思。迴共衆生，歸命阿彌。」

上述事例充分表明弘一大師歸信淨土的意願。他之所以終生修持不懈，尚得益於外界的二大助力：

㈠親聞現生獲益　一九二二年初秋，他正閉關溫州慶福寺治律。一天，颶風侵襲溫州城，成片民房倒塌，許多居民無辜蒙難。及至深夜，善友吳璧華家也遭厄難。頃刻之間，居家化爲一堆瓦礫。家人安然逃離現場，唯獨不見璧華。因衆呼不應，便力排磚土，發現璧華果在原地，仍口念佛號不止，周身毫髮未傷，舉家大喜過望。待到天亮，璧華便趕至慶福寺，向弘一大師報告倖免於難的經過，彼此共讚阿彌陀佛功德無量。

㈡親聞印光祖師言傳身教　自移居溫州慶福寺，善友周孟由便曾向他讚嘆印光祖師弘揚淨宗之勝：「稟善導專修之旨，闡永明料簡之微。中正似蓮池，善巧如雲谷。憲章靈峯，步武資福。」[18]因而，他三次懇請印光祖師列爲弟子，方承慈悲攝受，歡喜慶幸。一九二四年夏赴浙江普陀山參禮印光祖師，並於法雨寺事師七日，親睹印光祖師自早到晚，一句「阿彌陀佛」不離身口；又親聞印光祖師開示淨土法門：「其大無外，具攝初中後法，普被上中下根。下手易而成功高，用力少而得效速，定出生死，親證法身。」總結淨土法門乃「衆生一切修持中之出苦要道」，持名念佛是「萬病總除」之「阿伽陀藥」。[19]普陀山之行，使弘一大師對淨土法門加深了信念，也對印光祖師之言傳身教表示由衷的折服。曾云：「余於佛法中最深信者惟淨土法門，於當代善知識中最佩仰者惟印光法師。」[20]

一九三二年臘月，弘一大師在廈門妙釋寺講演〈人生之最後〉，提及他曾於石室中，突患重病，臥床不起，唯一心念佛，不願求醫。衆師大爲震驚，唯恐大師就此往生，紛紛前來勸請延醫進藥。大師當衆說偈云：「阿彌陀佛，無上醫王，捨此不求，是謂痴狂。一句彌陀，阿伽陀藥，捨此不求，是謂大錯。」[21]但見衆師惶惑不解，又解釋云：「因平日既信淨土法門，諄諄爲人講說。今自患病，何反捨此而求醫藥，可不謂痴狂大錯耶！」[22]

三

由於堅持不懈的修持，弘一大師對淨土法門有了新的認識，即修持者應以「往生極樂爲第一標的」。因此，「所有講經撰述等種種」弘法利生之事，「皆在其次」。一旦「時節到來」應「撒手便行」，決不能以「弘法事業未畢」而「生絲毫貪戀顧惜之心」。唯有「先生西方，迴入娑婆，乃可負荷弘法之重任。」[23]

基於這種與衆不同的修持觀，因而自頓悟之日起，便隨時隨地作好往生準備，實現自己修持淨土法門的既定目標——「早生極樂，發願再來。」

一九二二年秋，弘一大師駐錫溫州慶福寺。突患痢疾，病勢疾劇，體力難支。爲恐一病不起，特向住持寂山上人面告遺囑，要求預備後事。未幾康復如常。遺囑云：

「大病從死，小病從醫。今是大病，從他死好。惟求師尊，俟我臨終時，將房門扃鎖，請數師助念佛號；氣斷逾六時後，即以所臥被褥纏裹，送投江心，結水族緣。」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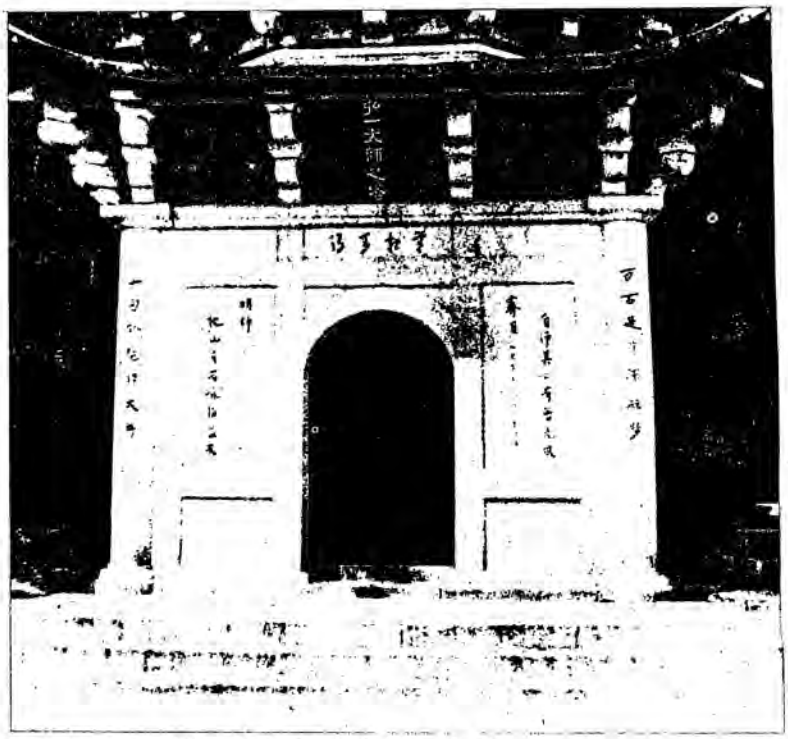
一九三一年佛陀涅槃日，弘一大師在上虞法界寺，於佛像前發願「棄捨有部，專學南山。」㉕不料突患瘧疾，內熱如火。他當即預立遺囑交存住持然慶老法師。遺囑云：

「弘一謝世後，凡寄存法界寺之佛典及佛像，皆贈于徐安夫居士；其餘之物，皆交法界寺庫房。倘弘一在他方命終，乞然慶老法師拆閱。」㉖

病體未及康復，寧波白衣寺住持安心頭陀抵法界寺。一見大師，不問情由，便跪下雙膝，要求大師去西安弘法。大師被其誠意所感，不惜病體，允捨身而往，並預立遺囑交付劉質平。終因劉質平不願大師就此捨身，急赴寧波輪船碼頭，從甬輪三樓負師下岸。此後弘一大師轉危爲安。遺囑云：

「余命終後，凡追悼會、建塔及其他之紀念事，皆不可做。因此種事與余無益反失福也。倘欲做一事業與余爲紀念者，乞將《四分律比丘戒相表記》印二千册。」因「此書爲余出家以後最大之著作」，倘能「流通」已足「紀念也」。㉗

一九三五年冬，弘一大師結束惠安弘法返回泉州。一到草庵，即因受潮濕感染而患內外併發症——體內發熱；手生臂瘡：下臂傷口呈一個半明信片大，上臂傷口呈一個明信片大，皆血肉狼籍，潰壞無膚；腳面又生沖天疔。因而手腿俱腫，勢不可止，病勢險惡，「爲生平所未經歷」。㉘大師即向隨行者傳貫法師交付遺囑，交



泉州清源山弘一大師紀念塔

代本人生西後事：

「余命終前，請在帳外助念佛號，但也不必常常念。命終後勿動身體，鎖門歷八小時。八小時後，萬不可擦身體及洗面，即以隨身所穿之衣，外裹破夾被，捲好送往樓後之山凹中。歷三日，有虎食則善；否則，三日後即就地焚化。焚化後再通知他位，萬不可早通知。余之命終前後，諸事極爲簡單，必須依行，否則是逆子也。演音啓。」㉙

一九三八年春，大師應請移居泉州開元寺弘法講經。一天，葉青眼受聶雲台之託，代向大師請繪阿彌陀佛像。說明聶雲台年六十，因星者謂其是年將壽終，念須瞻養老母，故擬供養聖像祈求延年。大師乃告：「余明年亦六十，星者亦如是說，故余擬即謝絕一切，專修淨業，以求往生。」葉青眼不忍大師過早往生而當場跪請曰：「願依《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請善知識莫入涅槃之義，求公久住世間，利益我等。」大師答曰：「汝有所不知，一手一足之力度得幾何？不如力求上品上生再來，力量乃大耳！」㉚

一九四〇年八月，大師息影永春蓬山普濟寺，本擬專心著述。奈因老病日增，精神頹唐，勉力撰完《盜戒釋相概略問答》一卷。有感於原定編撰之《南山律在家備覽》難以成願，故在給上海佛學書局寄稿時，又給經理沈彬翰預寄〈謝世信〉，一心準備早生極樂。內云：

「朽人已于×月×日謝世。前所發願編輯之《南山律在家備覽》未能成就，至爲歉然！惟曾別輯《盜戒釋相概略問答》一卷，雖簡略無足觀，然亦可爲最後之紀念也。附郵奉上。演音啓。」㉛

上述數例可資證明，自一九二〇年信奉淨土法門，至一九四二年在泉州圓寂，弘一大師堅持把「早生極樂，發願再來」作爲自己的修持目標，長達二十二年，始終未違此願。

四

弘一大師原籍浙江平湖，出生於天津，求學於上海，留學於東京，執教於杭州。何以會終老南閩？內中因緣又何在呢？

一九二八年秋，大師應約暫居上海江灣「緣緣堂」，會同豐子愷、李圓淨合編《護生畫集》。功德圓滿後，因往訪故友尤惜陰，知尤將偕謝國樑同往泰國弘法，欣然發願與之結伴同行。船抵廈門，因身體不適，上岸休息，經尤惜陰去「集友行」通知陳嘉庚公司，承善友陳敬賢接待，大師被介紹至廈門南普陀寺，由此結識南閩佛教界名宿性願上人，以及轉塵、芝峯、大醒、廣洽諸法師，當下被諸法師挽留而放棄南行計畫。是謂一下南閩。復經性願、廣洽之邀，又於一九二九年二下南閩、一九三二年三下南閩。可知促成大師之首下南閩，完全是一次偶然的因緣。要問其何以二下南閩又三下南閩，當取決於南閩得天獨厚的諸如「天時、地利、人和」等種種因緣。

㈠氣候溫和，宜於靜修　由於血虧之遺症，弘一大師患有四肢痲木，因而步入中年便畏寒畏暑，體質逐年虛弱，飲食起居均須留意。比如穿衣，少穿受不了，多穿會放鼻紅。加上痼疾神經衰弱逐年加劇，大腦疼痛，徹夜難眠。弘一大師亟須移居溫和幽靜之地靜修，南閩至爲理想。如廈門冬天，氣候溫和，名花盛開，類似天津秋季。大師居此，「唯穿一件布小衫，一件夏布大衫」即可過冬，由此避免北地冬寒之苦。

㈡寺廟林立，護法有方　閩南素有「佛國」之稱：寺院林立，高僧輩出，各方護法，佛教興盛。如廈門之南普陀、妙釋寺，泉州之開元寺、承天寺，南安之小雪峯寺、靈應寺，漳州之南山寺，惠安之淨峯寺，皆高僧迭出，名重一時，在海內外享有盛譽。弘一大師也因此備受禮遇。自首下南閩之日起，各方緇素便予熱忱護法。比如一應移居弘法事宜，皆有性願法師預作安排，所到之處，皆有專人迎請、盡力供養。如一九三九年春移錫永春普濟寺，乃林奉若奉性願法師之囑，先後四次上門迎請，方才促成大師息影蓬山接連居住五百七十二日，成爲入閩以來第一久住之所。爲了答謝閩南人民的「護法厚恩」，一九三八年五月廈門淪陷後，大師曾轉赴閩南各地弘法。曾云：「因余居住閩南十年，受當地人士種種優遇。今余年老力衰，不久即可謝世。故於今年往各地弘法，以報答閩南人士之護法厚恩耳。」[32]

㈢大德雲集，共結道誼　自首下南閩之日起，大師先後結識了各方大德，彼此相敬相愛，建立了深厚的道誼。如性願法師，係閩南佛教界長老，歷任各地名剎住持，德高望重，慈悲爲懷，對弘一大師愛如弟子；弘一大師則奉之爲「慈座」。抗戰後，性願法師南渡菲律濱，於馬尼拉創建大乘信願寺。後因回國督建望仙寺，函邀弘一大師赴菲弘法，出任信願寺住持，終因大師恪守「不任寺中監院或住持」[33]之前誓而作罷，雙方之隆情厚誼也由此可見。又如太虛大師，乃近代推行佛教改革的高僧。時在廈門出任閩南佛學院院長，致力爲佛教改革儲備僧才，弘一大師對此十分讚賞。早在一九二七年，他即向當年南洋公學業師蔡元培先生寫信推薦，提議讓久懷佛教改革弘願之太虛大師出任浙江臨時政治會議委員，協同當局專司改革僧制。及大師首下南閩，太虛大師即陪同去南安小雪峯寺度歲，返回南普陀，兩人還合作了《三寶歌》（太虛詞・弘一曲），在海內外佛教界歷唱不衰，成爲他倆之間道誼的象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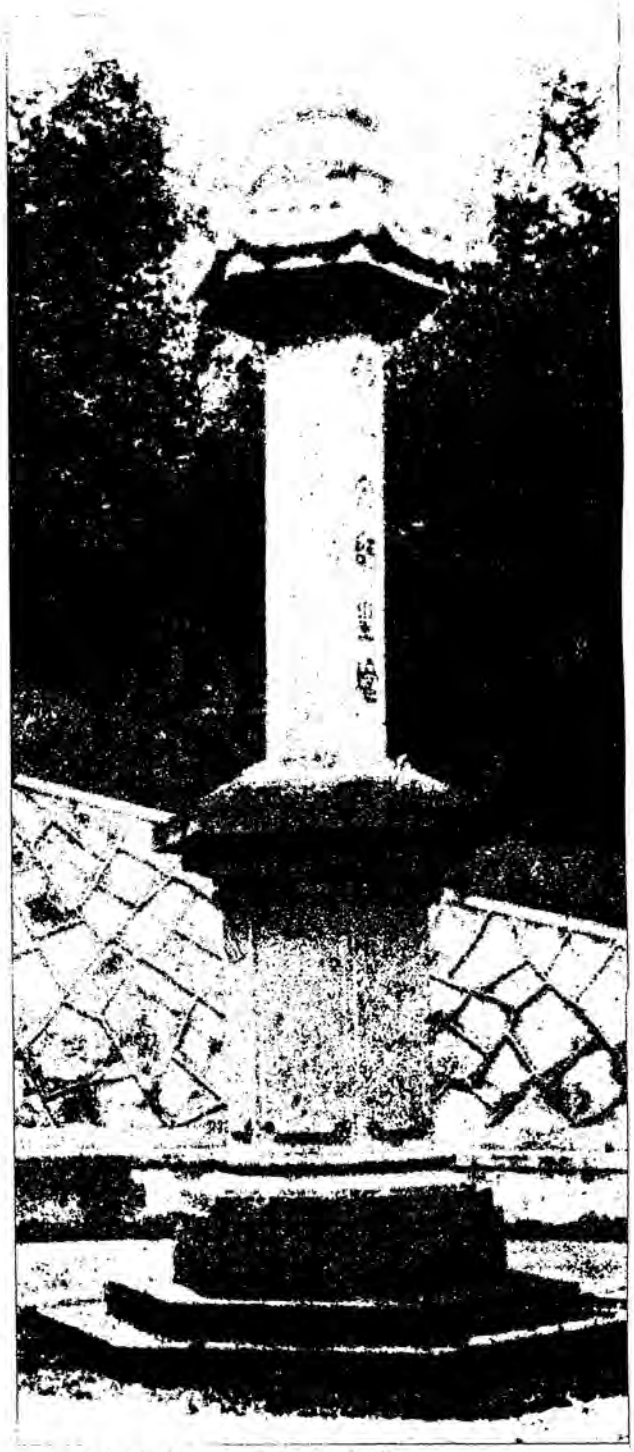
閩南特有的勝緣使弘一大師流連忘返，閩南意外的境緣促使弘一大師萌生終老南閩之想。

一九三三年小春十月，弘一大師去泉州西門外參訪靜覺寺，途中於潘山意外發現「唐學士韓偓墓道」。因幼時愛讀韓偓詩作，故對其生平記憶猶新：韓偓（八四四～九二三）是唐末愛國詩人，西安臨潼人。曾中舉進士，出仕翰林學士。因抗逆權奸，屢遭朱全忠貶斥，遂三召不出，終身不仕。晚年應閩王王審知之召，入南安招賢院學佛修禪而終。令大師大爲感慨的是：本人自幼敬仰韓偓剛正愛國的一生，今「五十年後七千里」外「遂獲展其璠墓」[34]；又本人晚年遁居弘法所在，竟是當年韓偓避居修禪之地。思彼及己，萌生終老南閩之想。

一九三五年夏，大師自泉州乘船渡海移居淨峯寺。但見淨峯山靈水秀，民風古樸，一如世外桃源，即在李拐仙像前題書對聯云：「是眞仙靈，爲佛門作大護法；殊勝境界，集僧衆建新道場。」繼而想起溝益大師三十三歲入靈峯即題偈云：「靈峯一片石，信可矢千秋。」表示「終弗與易」，願終老於是。對照自己「年已五十又六」且「老病纏綿」才入淨峯，故見其地「峯巒蒼古，頗適幽居」，亦表示願「終老於是矣！」[35]

潘山之行與移居淨峯，終於促成大師發願終老南閩。一九三八年秋，大師避難至漳州瑞竹岩。曾就豐子愷函邀移居桂林，表示終老南閩不願他去。復信云：

「朽人年來老態日增，不久即往生極樂。猶如夕陽殷紅絢彩，瞬即西沈。吾生亦爾，世壽將盡，聊作最後之紀念耳！緣是不克他往，謹謝厚誼。」[36]



杭州虎跑寺弘一大師紀念塔

五

一九四二年六月，弘一大師終因「精力不支」，「難勝長途舟車之勞」，先婉謝漳州弘法前約，復婉謝永春普濟寺之請；改受葉青眼之約，偕同妙蓮法師移居泉州不二祠溫陵養老院晚晴室，與全院老人「共結一百二十天因緣」。

一到養老院，大師即向院方提出：逐日飲食，可與諸老人同樣供養，每日兩碗疏食已足，與住院老人共度清苦生活。他又致函善友向外界宣佈：余「老態日增，精神恍惚，現在結束一切，謝絕緣務，閉關靜養。」倘有人問及，「乞以『閉門思過，念佛待死』八字答之可耳！」[37]從此與外界隔絕，進入「人生之最後」。

「人生之最後」是出家人畢生修持之自我總結。當年大師曾以此爲題，在廈門妙釋寺發表演講，主張「病重時，應放下一切，專意念佛，一心希冀往生西方。」並引用古詩「我見他人死，我心熱如火，不是熱他人，看看輪到我。」[38]告誡僧衆，務須及早準備往生資糧。

九月二十四、二十五日，應葉青眼之請，分別在開元尊勝院及溫陵養老院宣講《八大人覺經》與「淨土法要」。大師以現在青年在西方諸國留學，屆時學成回國報效，比喻出家僧尼專心念佛祈求生西，屆時發願重來，令全場數百名聽衆回味無窮。繼爲晉江縣中學生書寫《華嚴集聯》——「不爲自己求安樂，但願衆生得離苦」

共百餘幅。

十月二日，應請爲轉道、轉逢二上人書寫大柱聯各一副。由於連日勞累，衰病驟發。午飯後，自感體力不支，告妙蓮法師云：「今日身體發熱，精神不好。」[39]至晚熱度增高。

十月三日，早午二餐均吃粥，僅食常量一半。

十月四日，爲履前約，早餐後負病爲晋江縣中學生續寫字幅。

十月五日，早午餐改吃稀粥，僅食常量四分之一。食畢仍堅持磨墨握管寫字。

十月六日，宣佈斷食，只飲開水，拒絕妙蓮法師延醫、服藥、進食之建議。

十月七日下午五時，取信封自書遺囑，蓋章後交付妙蓮法師。內云：「余於未命終前、臨命終時、既命終後，皆託妙蓮師一人負責，他人無論何人，皆不得干預。」[40]並口囑妙蓮法師，謝絕外界探望弔問。

十月八日下午五時，口囑臨終生西事五，委託妙蓮法師筆錄。

㈠在已停止說話，及呼吸短促，或神志昏迷之時，即須預備助念應需之物。[41]

㈡當助念之時，須先附耳通知云：「我來助念。」然後助念。如未吉祥臥者，須待改正吉祥臥後，再行助念。助念時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讚》，乃至「所有十方世界中」等正文。末後再念「南無阿彌陀佛」十聲（不撾木魚，大聲緩念）。再唱迴向偈，「願生西方淨土中」乃至「普利一切諸含識」。誦念之際，若見余眼中流淚，此乃「悲欣交集」所感，非是他故，不可誤會。

㈢察門窗有未關妥者，應關妥鎖起。

㈣入龕時，如天氣熱者，待半日後即裝龕；涼則可待二、三日裝龕。不必穿好衣服，只穿舊短褲，以遮下根即已。龕用養老院的，送承天寺焚化。

㈤待七日後再封龕，然後舉火。遺骸分爲兩罈：一送承天寺普同塔，一送開元寺普同塔。在未裝龕以前，不須移動，仍隨舊安臥床上；如已裝入龕，即須移去承天寺。去時帶常用小碗四個，墳龕四腳，盛滿以水，以免螞蟻嗅味走上，致焚化時損害生命——應須謹愼。再則，既送化身窯後，汝（妙蓮法師）須逐日將龕腳小碗之水加滿，爲恐水乾去，又引起螞蟻嗅味上來故。[42]

十月八日下午五時，又口囑溫陵養老院董事會事四，委託妙蓮法師筆錄代達。

㈠請董事會修台（過化亭破損部分）。

㈡請董事會對老人開示淨土法門。

㈢請董事會議定：住院老人至八十歲，應舉爲名譽董事，不負責任。

㈣請董事會審定：湘籍老人因已衰老，應改爲庶務（自己雖樂爲助理治圃責任），以減輕其負擔。[43]

十月八日，手書《致李芳遠信》宣佈訣別。表示「近來病態日甚，不久當即往生極樂。」提出「未圓滿諸事，深盼仁者繼成之——則吾雖凋，復奚憾哉。」[44]

十月九日，整天噤口不語，獨自誦念「南無阿彌陀佛」。

十月十日上午，爲黃福海題寫紀念册二，並書贈蒨益大師警訓作座右銘。內云：「以冰霜之操自勵，則品日清高；以穹窿之量容人，則德日廣大；以切磋之誼取友，則學問日精；以愼重之行利生，則道風日遠。」[45]下午手書字幅「悲欣交集」付妙蓮法師。自此封筆。

十月十一日上午，轉塵上人偕傳貫、壽山法師一行，自承天寺抵不二祠晚晴室問疾，大師托辭不見。謂：

「見余身心無益，不如爲余誦《法華經》迴向。」即囑妙蓮法師寫迴向偈云：「若未應命終者，願病速得痊癒；若已應命終者，願身無痛苦，正念現前，速得往生西方極樂世界。」[46]

十月十二日下午，因斷食一周，拒絕醫藥，病體垂危，命終在即。妙蓮法師苦勸大師一面念佛一面進藥。大師謂：「常人多勸我住世。你是明佛法的人，不應當作此想！你要好好幫助念佛，等我生西方以後，乘願再來，一切度生事都可完滿成就。所以勸我住世者眼光太短，不如生西再來！」[47]即囑妙蓮法師關上房門。及晚，名中醫王拯邦自南安長福寺日夜兼程趕達溫陵，哀懇大師診治，大師多次婉謝。復經妙蓮法師一再懇求，方允「特別會見」。診斷畢，問明大師業已斷食八天，王拯邦開服涼潤生津湯藥。大師乃說《十誦戒》文。

十月十三日晨七時，王拯邦抵晚晴室復診。因見大師答話時精神略有好轉，乃勸進牛乳少許。午後三時，王拯邦再入臥室觀察，見大師精神有減，皮膚微熱，乃囑按原處方服藥。及晚七時三刻，傳貫法師趕達溫陵，即由妙蓮法師陪同抵臥室。發現大師呼吸急促，精神大減，預知不祥。妙蓮、傳貫兩師當即決定：一面派人去泉州開元寺敦請王拯邦、壽山法師速來現場磋商，一面留駐臥室準備臨終助念《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與「南無阿彌陀佛」聖號。至晚八時，一代高僧弘一大師在吉祥臥中於溫陵養老院晚晴室安然圓寂。隨身携有出生時異鳥入室所遺之樹枝一根，因被生母視爲異徵而終身不離。待王拯邦偕壽山法師趕達晚晴室，未及晤見大師最後一面。妙蓮法師隨即關鎖晚晴室門窗。自翌日起，由泉州諸寺佛弟子爲大師遺體焚香、獻花、禮拜。

六

弘一大師於溫陵養老院圓寂的消息傳出後，在泉州佛教界引起震動。人們驚嘆法樑頓折，衆生無依！這是中國佛教界無可彌補的重大損失。爲了籌辦大師生西後事，妙蓮法師會同泉州佛教界磋商決定，宣佈成立「弘一大師生西紀念會」。復以「受學門人」名義，與「弘一大師生西紀念會」聯名發佈《弘一老法師訃告》，宣佈「重興南山律學第十一代大律祖演音於國曆十月十三日晚八時在泉州溫陵養老院之晚晴室安詳西逝。茲訂十月十五日下午三時奉送靈龕往承天寺安座，二十日荼毗。」越年一月二十日「百日周期在城大開元寺舉行紀念大會。」

十月十五日上午，妙蓮法師於晚晴室擦洗大師遺體，穿上破舊衣服，盤起雙腿，扶入龕中。龕前供有香花水果。下午三時，妙蓮法師在溫陵養老院主持起龕儀式。先由衆法師齊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繼由承天寺方丈轉塵上人手擎麈子，當衆宣說《起龕偈》：

「彼此論交將十年，恰如白日歷青天。
原來是老婆心切，錯看作友誼纏綿！

恭維南山堂上弘一大律祖，原籍平湖，生長天津。當年負藉中外，雅譽三絕。自虎跑染璀以來，發願宏律，兼闡淨宗，振南山墜緒，繼印（光）老遺風，可謂僧海導師，法王臣子。晚年與我閩南緣結偏重，而蒙法雨之恩者有類皆治。正冀大宏法化，力挽頹風，何期慈航返棹，遽爾西歸？徒使人天興悲，薄海垂淚！即今送行一句，汝今先去見彌陀佛……起！」[48]

「起」聲剛落，在場恭候的青年佛徒，便向遺體頂禮，而後合力抬龕。出龕儀式開始。由泉州不二祠起程，經中正街，再折回承天寺，全程五華里。送龕者有泉州、晉江、南安、惠安、永春等地緇素二衆，共一千餘人。途經中山公園，惠安縣長石有紀（浙一師門生）會同商會代表曾詞源趕達送龕現場。一路上，香烟繚繞，衆口念佛。街道兩旁，擠滿各階層民衆，或念佛悲嘆，或設祭致哀。下午五時，靈龕送達承天寺。

十月十六、十七、十八日，妙蓮法師於承天寺靈龕前設座，安排寺衆日夜輪流念佛。並留駐現場，向龕腳四碗添水。

十月十九日上午十時，閩南佛教界代表在承天寺大師靈龕前舉行祭奠儀式。由轉道、圓瑛、轉塵、轉逢、瑞今、常凱、廣義、廣淨一行代表閩南佛教界致祭云：「嗚呼！苦海筏沉，孺失慈母，伏願再來，廣度羣迷，同出苦輪。」由伍澤民、朱詩遠一行代表溫陵養老院致祭云：「極樂世界多一尊菩薩，娑婆世界頓失一位大導師！」由葉青眼率泉州開元慈兒院百餘兒童致祭宣讀輓聯云：「嘆我公畢生修持僧伽志行，力求圓滿，堪稱一物無遺、寸絲不苟；信溫陵此日各界人士心情，所獲教益，應似千江印月、萬木迎春。」由林奉若代表永春普濟寺致祭云：「律祖降世，重興毗尼，莊嚴功德，曠代所稀。龍天讚嘆，緇素皈依，惟願再來，廣度衆生。」㊾

十月二十日晚，泉州佛教界假承天寺隆重舉行大師靈龕荼毗盛典。現場圍滿緇素諸衆，直到儀式開始前，仍有敬仰者紛至沓來。如李芳遠，即自南安培安中學趕達。晚七時，盛典開始。首由衆法師在靈龕前焚香獻花，齊誦《華嚴經．普賢行願品》，而後率領全場諸衆念佛。復由轉塵上人手擎火炬，當衆宣說《化龕偈》云：

「一日呱呱及成人，阿誰免此一炬薪!!

所幸吾師有本領，劫火洞時現眞身。

恭維一公法座：既以宏法利生爲己任，故一舉一動凡有利於衆生者，莫不盡量犧牲——尤以捨身殉教爲矢志。吁！師之德業道風，可與日月永曜於天地間！即此殊勝功勛，爲師生西操券而有餘。且道即今一炬之下如何酬我……且聽偈來：

三昧眞火，燒此妄身；

妄身既了，火亦不眞——燒！」㊿

偈聲一落，轉塵法師便向化身窯舉火。一剎那間，大師靈龕著火焚燒，全場四衆恭敬圍繞。途中忽有一道火光從窯門燎出，沖天而去，異彩紛呈，猛捷無比！全場震驚，齊聲誦佛，共祝大師乘願再來，救度衆生。遺體焚化自八時起，至十時餘化畢。翌日晨，妙蓮法師在現場撿拾靈骨，分裝兩罈，外加標封，分送泉州開元、承天二寺供養。至百日期，妙蓮法師在碎骨灰中撿得舍利一千八百餘顆。足證大師苦修戒定慧之忍力，功德非常！

七

弘一大師由名士而藝術家而高僧的一生，在許多領域均作出了常人難以企及的成就。其建樹可當之無愧地寫入中國近代文化史、藝術教育史、佛教史。功績卓著，不可磨滅，絢爛之極，可敬可頌！因而自圓寂之日起，人們便以種種方式紀念緬懷大師，以此表達內心的敬仰之情。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一日，泉州佛教界於後寮朵蓮寺

舉行大師生西「七七周期」追悼大會。到會者有瑞今、廣義、壽山、妙燈、葉青眼、曾璧奎、徐宏智等各方人士，另有男女緇素百餘人。由轉塵上人率衆主祭。由曾璧奎宣讀祭文，悲懷大師「捨我而西去」，一如「孺兒失母，日夜哀慕」，祈願大師早日「重來」再「作寶筏慈航」。[51]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日，閩南各界代表於泉州大開元寺舉行大師生西「百日周期」追悼大會。到會者有轉塵、瑞今、廣義、常凱、壽山等法師，另有泉州指揮官陳重、惠安縣長石有紀、晋江縣長陳石、泉州地方法院院長曾璧奎等來賓共五十餘人，還有各地緇素四百餘人。由陳重主祭，石有紀、陳石、曾璧奎陪祭。陳重在宣讀祭文時悼念大師云：「偉大人格，與日爭光，風世勵俗，令人崇尚。」「眼前災劫，正待救方，何期遽去，極樂蓮邦？」[52]

一九四三年十月，爲紀念大師圓寂一周年，上海各界人士成立「弘一大師紀念會」。即以紀念會名義編印了《弘一大師永懷錄》，內收各方人士懷念大師之詩文。夏丏尊在序言中指出：「集中作者不盡爲佛徒。其所仰慕者：或爲師之氣宇，或爲師之才藝，或爲師之德行；其與師之關係：或爲故舊，或爲師弟，或則竟無一面之緣，徒以景仰師之高風亮節致其私淑之忱於不自知者！」[53]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日，爲紀念大師圓寂十一周年，由豐子愷、錢君匋、章雪村、葉聖陶施資，馬一浮規畫，黃鳴祥監理之「弘一大師紀念塔」，在杭州虎跑寺舉行落成典禮。塔內供有泉州承天寺提供之部分靈骨。豐子愷、錢君匋、堵申甫、朱雲彬等各方人士出席了落成儀式。全體繞塔行禮，吟詩唱和。馬一浮特賦《虎跑禮塔詩》記事抒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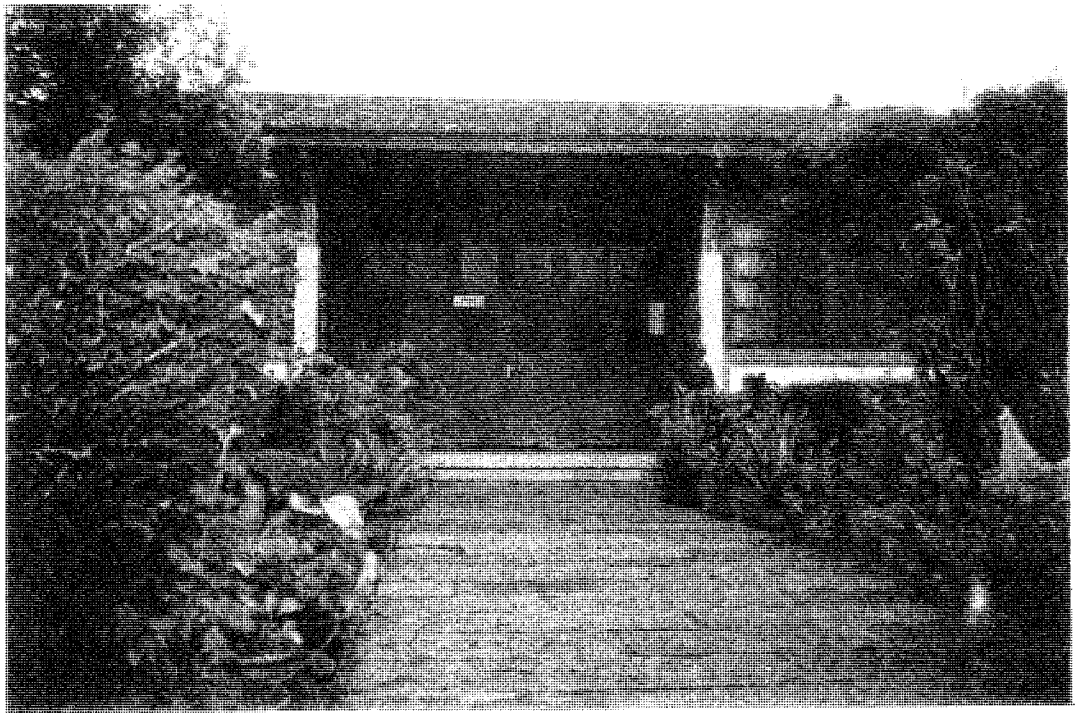
「扶律談常盡一生，涅槃無相更無備。
昔年親見披衣地，此日空余繞塔行。
石上流泉皆法雨，岩前雨滴是希聲。
老夫共飽伊蒲饌，多愧人天獻食情。」[54]

一九八〇年十一月二日，新加坡佛教總會假彌陀學校禮堂舉行大師誕生百周年紀念大會。到會者有國務政要與各方嘉賓千餘人。大會由佛總主席宏船法師主持。由廣洽法師致詞報告大師生平，高文顯用漢、英語口譯。禮堂正中，懸掛有名畫家徐悲鴻之大師造像；兩旁掛有大師生前所題書之對聯：「南山律學已八百年湮沒無傳，何幸遺編猶存東土；晋水僧園有十餘衆承習不絕，能令正法再住世間。」凝視著遺容遺聯，與會者無不對大師表示肅然起敬。

一九八〇年十二月，中國佛教協會假北京法源寺舉行「弘一大師誕生百周年書畫金石音樂展」。包括大師之照片、書簡、金石、音樂、繪畫、著述等，以及遺墨五百餘件，共分三大室陳列。由中國佛協會長趙樸初居士主持開幕式。中外嘉賓，濟濟一堂，共讚大師才藝超羣。眞跡《華嚴集聯》、《佛說阿彌陀經》等，更被嘆爲觀止。趙樸初欣然命筆，特賦《弘一大師誕生百周年紀念詩》，概括了大師「華枝春滿，天心月圓」的一生。詩云：

「深悲早現茶花女，勝願終成苦行僧。
無數奇珍供世眼，一輪圓月耀天心。」[55]

現年八十歲，曾親侍弘一大師多年的泉州開元寺住持妙蓮長老（一九九二年九月廿二日攝於開元寺丈室）



泉州弘一大師紀念館

註釋：

❶妙蓮法師〈弘一大師訃告・略歷〉，一九四三年泉州弘一大師生西紀念會編印《弘一大師生西紀念刊》。

❷❹❺夏丏尊〈弘一大師的遺書〉，一九四三年上海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印《弘一大師永懷錄》。

❸弘一大師〈致夏丏尊信〉，一九四四年上海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印《晚晴山房書簡》。

❻李芳遠〈送別晚晴老人〉，同❸。

❼姜丹書〈追憶大師〉，同❷。

❽❶❷❹弘一大師〈致李聖章信〉，原信由菲律賓傳貫法師收藏。

❾弘一大師〈致夏丏尊信〉，同❸。

❿劉質平〈弘一上人史略〉，一九四六年福州《弘一大師遺墨展覽會特刊》。

⓭弘一大師〈致性常法師信〉，同❸。

⓯㉘弘一大師〈致劉質平信〉，原信由上海劉雪陽收藏。

⓰⓱弘一大師〈致性願法師信〉，一九五八年性願法師在菲律賓編印《晚晴山房書簡》影印本。

⓲弘一大師〈致王心湛信〉，同❸。

⓳一九五四年蘇州靈岩山寺編印《印光大師言行錄》。

⓴弘一大師〈致鼓浪嶼念佛會信〉，同⓰。

㉑㉒㊳弘一大師〈人生之最後〉，一九四三年上海弘一大師紀念會編印《晚晴老人講演錄》。

㉓李圓淨〈去去就來〉，同❷。

㉔㉙弘〈恩師弘一音公駐錫永嘉行略〉，轉引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一九七四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㉕弘一大師〈余弘律之因緣〉，李芳遠編《弘一大師文鈔》，一九四六年上海北風書屋。

㉖弘一大師〈遺囑〉，原件由夏丏尊收藏。

㉗弘一大師〈付劉質平遺囑〉，原件由上海劉雪陽收藏。

㉙傳貫法師〈隨侍弘公日記一頁〉，同❶。

㉚葉青眼〈千江印月集〉，同❷。

㉛弘一大師〈致沈彬翰信〉，同❸。

㉜㊲㊹弘一大師〈致李芳遠信〉，同❸。

㉝弘一大師〈致郁智朗信〉，同❸。

㉞弘一大師〈韓偓評傳序〉，高文顯《韓偓評傳》，一九八四年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

㉟高文顯〈影印弘一法師手寫大悲咒敍〉，轉引林子青《弘一大師年譜》，同㉔。

㊱夏丏尊〈懷晚晴老人〉，同❸。

㊴㊵㊷㊻㊼妙蓮法師述〈弘一大師生西經過〉，同❶。

㊶關於臨終助念之物，弘一大師在〈人生之最後〉中提出：應免除引磬小木魚，僅用音聲助念。」或改「大鐘大磬大木魚最爲妥當」。

㊸葉青眼〈千江印月集〉，同❷。

㊺黃福海〈我與弘一法師〉，一九八八年天津古籍出版社《李叔同——弘一法師》。

㊽㊿曾〈弘一大師出龕及荼毗盛典〉，同❶。

㊾㊿①㊿②㊿③同❷。

㊿④㊿⑤中國佛教圖書文物館編《弘一法師》，一九八四年北京文物出版社。